

序言

「從現在起」



我們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個法律總要有的，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現在只是開端。民主要堅持下去，法制要堅持下去。這好像兩隻手，任何一隻手削弱都不行。

——鄧小平¹



¹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 版，第 189 頁。

打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翻到第 189 頁，是小平同志一篇簡短的談話稿。每次讀到“現在只是開端”，這六個字總在我眼前閃動，彷彿它是前人在文獻中留下的密碼——時代巨輪駛過，過往漸行漸遠，歷史的水面波瀾不興，而現在，只要我們在歷史的門前輕輕說出這六個字，一段塵封的過往就能夠敞開它自己，邀我們走入它的內部，穿越到彼時彼刻的“現在”，身處一段具體歷史的“開端”，然後與時代的大江大河同行。

本書借“現在只是開端”作書名，意在構築如影視劇作品中的那種動態長鏡頭，讓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一段歷史展示在讀者眼前。當然也藏著作者的自勉，希望能夠下笨功夫，做活歷史，於四十不惑已過的我而言也不算晚——現在也只是開端。

鄧小平的這次講話，“現在”定格的這一刻，時間在 1979 年 6 月 28 日。從文選所收的不煩要言，再到年譜當日

繁複一些的記載，¹鄧小平此次所談，關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問題。在概括這篇只有一頁紙、兩段內容的講話時，編者選用的是講者最後落腳處的強調，以“民主和法制兩手都不能削弱”為題。若是換用當下學科導向的法學話語，領導人在這裏講的是“立法”的事——按文選所載，在“開端”論之前，面對外國友人的訪華團，小平同志還道出了“新時期”的一處關鍵看點所在：“我們好多年實際上沒有法，沒有可遵循的東西。這次全國人大開會制定了七個法律。”

歷史的脈絡漸次打開，鄧小平以“開端”所標示的“現在”，對應當時正在會期中的全國人大會議，是為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大的第二次會議。若我們追根溯源，從建國起，社會主義法制歷史浩盪，“這次全國人大開會”，會期由1979年6月18日起，至7月1日閉幕，則走出了歷史長河的一處轉彎，七部法律在會議閉幕日通過，如同七座高聳入雲的豐碑。半年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公報中向舉國上下宣告：“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²1979年年初，彭真復出後執掌新設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在對這個法工委前身的權威機構進行說明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幾乎照搬了三中全會公報的表述：“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29、530頁。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頁。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¹——“從現在起”作為一種表述的反覆出現，正是“新時期”之歷史意識最自然而然的浮現。以此階段為“開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邁入一段歷史的“新時期”，立法工作則如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講話中所設定的，是“有比沒有好，快搞比慢搞好”。²

時間走到 1986 年 9 月 6 日，六屆全國人大進入其任期中段，彭真委員長也在文選所錄講話中留下了一句凝練時代風貌以及歷史趨向的話：“大家都講，我們的法制是一天比一天好。”³彭真講這番話時的在座諸位，是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的負責同志，在這個場合講“大家都講”，領導人以言行事，既是論述眼下的現狀，也包括對未來的期盼和訴求，是在凝聚民主和法制建設的歷史合力。

“人心思法”，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法律很不完備”。⁴回首出發時，共和國法制的這個“開端”是匱乏的。從那時起，“一天比一天好”之所以在“八十年代”是成立的，回到彭真委員長的上下文，首先在於立法工作的卓有成效：

1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 頁。
另可參見《人民日報》1979 年 2 月 24 日，第 1 版。

2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 版，第 147 頁。

3 《彭真文選》，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64 頁。

4 “人心思法”，彭真 1979 年 6 月 26 日語，見《彭真文選》，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8 頁；“很不完備”，出自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 版，第 146 頁。

事實證明，六屆全國人大立了那麼多法，總的看，大家認為是好的。我們的憲法是一部好的憲法，我們有許多法也是比較好的，沒有朝令夕改。如果有的不適合實際情況了，當然要改，但大多數的法立得還是比較嚴肅的，大體是行得通的。大家都講，我們的法制是一天比一天好。¹

聯繫上下文，“大家都講”，也就是“總而言之”，是由“事實證明”的一個結論。“這些年我們制定了五十三個法律”，²以大事記的格式來歷數那麼多法的一一制定，是序言在這裏無法去承重的，一個更集約的方式是去考察法律集成的方式，如彭真委員長在中國法學會成立大會的講話中所言，“法也要有自己的體系，前後、左右不能自相矛盾”。³那麼前、後、左、右是如何歷史地整合進入一個正在形成中的體系的，我們在此也只能簡述之：1984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編出了新時期的第一部“法律彙編”，這部彙編以1982年通過的“新憲法”作為開篇，然後依年份順序收入自1979年至1984年通過的法律以及相關決定；⁴1989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全書》經法工委審定出版，

1 《彭真文選》，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4頁。

2 《彭真文選》，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8頁。

3 彭真：《論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136頁。

4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彙編》（1979—198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全書”按“部門法”的邏輯分為十大部分，“囊括……現行法律、行政法規等法律規範性文件 1,224 件”；¹若突破本書時段的“八十年代”外延，根據“加強經濟立法”這一於 1993 年寫入憲法的新憲制要求，市場經濟立法繁花似錦，匯聚成九十年代的時代浪潮，直至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終於“如期實現”，“已經形成”。²

“法律體系”既然形成，自然包括也融通彭真當初所說的“前後”和“左右”。於研究者而言，對於這個複合體系，就可以從不同的面向、用不同的方法進行觀察和接觸。而在歷史的向度內，翻開由法工委編撰的“立法統計”——我手頭邊用的是“2018 年版”，³追溯這個活的體系內所包括的現行法律，“現行”在時間範圍上的這一端是不斷前行的，而另一端就位於鄧小平所說的“開端”。彼時彼刻，也就構成了我們日常使用卻少有歷史自知自覺的“1979 年以來”。

“對 1979 年以來制定的現行有效的 260 件法律，本書按通過時間順序，將審次情況及歷次修改情況列出；同時，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7 個法律部門分類列出。”⁴——對於任何可稱之為體系的複合體，從來都是橫看成嶺側成

1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全書》，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囊括……”語，出自該書前言，第 1 頁。

2 見《吳邦國論人大工作》（下），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16、548 頁。

3 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立法規劃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統計》（2018 年版），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9 年版，編者說明部分。

4 同上，第 1 頁。

峰，就這裏所引的法工委在《立法統計》（2018 年版）中的表述而言，我在其中所捕捉的，反而類似那種不成問題的問題——也即，“現行”作為一種時間的秩序，就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而言，起始並奠基於“1979 年以來”的歷史進程。

以某個時間點作為一個具體歷史階段的起點，無論是為法律體系在時間上溯源的“1979 年以來”，還是我們在日常政治中更熟悉的“建國以來”“三中全會以來”“十八大以來”，這種表述時間之延展的語意構造方式，都是立足當下而對一段過往的歷史予以歸納以及判斷。如我在書中所言，彭真作為現行憲法起草過程的主要負責人以及這部根本法的權威說明者，反而不會用我們現在約定俗成的“八二憲法”去稱呼這個文本。置身彭真所處的那個“當下”，其所思和想，如他在 1983 年 6 月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之所講，“在這次會議上，代表們提出，上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去年制定了一部好憲法，今後是要……”，¹ 歷史的此時此刻同憲法的誕生尚且未拉開足夠的距離，世人此時只見“新憲法”，“八二憲法”之名還需要時間的經過才能成立——或許只有做到了彭真在其權威報告中所說的“長期穩定”，“八二憲法”作為對“現行憲法”的稱呼才能成立；只有在名正言順之時，也才能對它作出“好憲法”的權威判斷。以上所

1 《彭真文選》，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4 頁。

述，只有置身於時間的內部構造，才可能有所辨析。

返回正題，繼續剖析“現在只是開端”以及支撐起這個表述的時間構造。這六個字，之所以在我眼前跳動，首先是它以一個時代最有權威的聲音為我們設定出“開端”所在，故而在研究議程上劃出一個作為研究對象的歷史階段——讓我們在歷史過程中定位“開端”的時間坐標，研究者好稽古而探源。進而，它提示了我們進入開端的路徑以及方法。歷史日復一日，開端作為一個對象，永居於時間的上游，是研究者要去重返的一種時過境遷；但要如何才能打進開端的現在時，研究者就要返回開端生成之初的時態和情狀，然後同歷史共時態前行。換言之，“開端”作為一段歷史過程，亦即一個要去觀察和講述的對象，彷彿拍岸驚濤，一波巨浪從歷史江河的奔流中被衝擊出來，我們追溯時代源流，不斷加速助跑，奮力躍入歷史進行時的場景，然後憑藉著那躍入的慣性，與歷史前行而共行。

或者說，要講“1979年以來”的故事，那是今人在倒敘歷史，如此追根溯源，設定的是第三人稱的敘事角度。歷史早已水落石出，時代的行程被壓縮為大小不等的各類“事件”，難以觀其會通及整體。“現在只是開端”則打開了一種不同的方法和視野，觀察者置身事內，行進在第一人稱的歷史進行時。說時遲那時快，“現在”作為一種時刻源源不斷，時間永遠在推陳出新，由此連接成單向度的歷史過往。但“從現在起”作為一種時代的自覺，其在某個時間段的湧

現，甚至成為日用卻未必自知的話語方式，卻未必常見於政治的歷史實踐。進入本書所講述的法制的“八十年代”，我們見證的就是一段其時正在發生的開端時刻。歷史的結構在當時敞開它自身，行動者此起彼伏，種種轉變破壁而出，道路就在腳下，時代行程的節奏如彭真所言，是“大家都講，我們的法制是一天比一天好”。歷史本就是這樣被創造出來的。當然，現在是開端，但也“只是”——大風起兮的時候，身在其中者不知有漢。

現在，歡迎來到“八十年代”！



改定於

2025年10月